

湖南省文艺扶助基金会资助

铁血歌

戴伦喜 / 著

无湘不成军 无竿不成湘

长空里回响着金戈铁马的啸杀声，旷野里回荡着烽火焰焰的噼啪声
英雄似乎从未死去，只是还未归来。

戴伦喜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壮歌 / 戴伦喜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39-2141-1

I. ①铁… II. ①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8219 号

铁血壮歌

TIE XIE ZHUANG GE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戴伦喜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题字	王跃文
封面设计	逸品书装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49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141-1
定 价	5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盛赞他们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铁血之师。

国军儒将张治中声称他们是倭寇的克星。

国军名将薛岳声言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侵华日军悍将手冢省三惊呼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兵！

2015年5月初稿于怀化

铁血壮歌 英雄抒怀

☆ 谢宗玉

大约是一个月以前，收到戴伦喜老先生的新作《铁血壮歌》，让我写几句话，心里挺矛盾的。我已对外宣称，五十岁之前，不给人作序，更何况要给一位长辈作序，其实非常不妥。可要我作序的人，却是戴先生的女婿，我大学同寝室的好哥们，若是拒绝，又似乎伤了同学之谊，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接下来了。

有天晚上，时闲心静之际，拿来文章，随意翻开几页，竟是爱不释手，入了迷了，然后连续几天，把厚厚的一本书啃完，心里感慨万千。这位戴先生能文能武，还真不容易，他算是老有所乐的典范了。

我们知道，湘西之所以能成为整个湖南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笔，离不开文学的托举。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沈从文及其“边城”，以及他所描述的那个人性、多情、柔性的湘西。但纵观整个湘西的历史，或许沈从文的“边城”，似乎还不能够完整地呈现这片神奇土地的艺术世界。因为湘西的另一面，还有我们不曾了解的血性与英武。多情与英武本就须臾不可分离，如若你从那无愁河看到了湘西的多情，那么，你定能从那城墙断壁感受到沉寂了千百年的英武之气。长空里回响着金戈铁马的厮杀声，旷野里回荡着烽火焰焰的唢呐声，英雄似乎从未死去，只是还未归来。

湘西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其中便以武将居多。清朝抗英总兵郑国鸿是这里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这里的；湘西王陈渠珍是这里的；开国元帅贺龙是这里的；新中国第一任武警政委李振军是这里的；提督、师长、少将之类，更是不少。因此，多年以来，一直有躬耕俯首的作家，他们从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切入，试图展现出多情湘西的另一面。然而，纵览此类文章，虽不乏出类拔萃之作，但若要细究其在英雄人物的刻画上，却总显得心余力

拙，再好也不过明珠之颢。

究其原因，虽不能概全，但也能管窥一二。

其一，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吐一方气。若不长久受这微风雨露的滋养，论你功力再深，只怕也难以吐尽这儿的血性与英武。

其二，古往今来，试问几人能识英雄泪？湘西凤凰的前身名为“镇竿”，城中面积虽小，但相传乃龙脉之地，上天从来不吝啬降天才于此。因此，虽然未有能及沈先生之成就者，但在城中偶遇一才气不相上下者却也并非何等稀罕事。然而，任凭你八斗之才，生不逢时，既不见马蹄声中纵横，更不得御龙踏云端美名天下颂，你又怎能读懂英雄万古事？

然而，本书作者受这一方水土滋养自然不用说，并且半生戎马、半生官场，历经离合悲欢，如今垂垂老矣。因此，他笔下的英雄就多了一份难得的理解，也造就了这部作品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品质。

戴伦喜不仅出生于“镇竿”，而且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高级步校、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先后任过师、军作训参谋，师作训科长、师参谋长等职。1979年对越作战时，参与组织指挥一六三师攻打同登、谅山战斗，战绩不俗。余华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我不知道戴伦喜是否算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他无疑是忠于内心的，因为他的一生又何曾不是一部铁血壮歌？

戴伦喜老先生称《铁血壮歌》为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毛病势必要比正常健康的婴儿多得多，未免过于自谦。但对于没有经过长期文学训练的他说来，要驾驭4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非易事。文中先后以传说和评话中的龙亚宜等三个苗族酋长、以顾家齐，戴季韬，龙云飞师长，以及以抗日战争时期，从凤凰走出来的新编一二八师，暂编第五师和第六师三个师为原型，多条线索展开描写，确实偶有细节过于庞杂，前呼后应不够斟酌，甚至断线掉链子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作者贯通的气脉，强大的气场面前都似乎显得无关紧要。而作者一生命运传奇，似乎就是为写这个鸿篇巨制准备的。莫言说：“编造一个凄凄惨惨的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戴伦喜半生戎马，醉卧沙场，忽南忽北，东奔西走，四处闯荡，功成名达，又有谁能比他更适合去讲述那些被尘封在蟒原荒塚里的英雄？

前不久，去了一趟湘西，年末的湘西，天落着雪，一切声音都被这大雪

的寒气凝结，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地流过去。吃酸菜臭牛肉的水手们都已经老了，但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吊脚楼里忽而有歌传来：马桑儿树上搭灯台，当兵的郎儿三五年不得来，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等，钥匙不到锁不开，钥匙不到锁不开……

这时想起戴老先生的《铁血壮歌》，不禁心潮澎湃，那一代人的精气神，我们只能管窥一斑，是无法全般传承了。在这里，我只能奉献出我的敬意。祝愿戴老先生福乐安康，再创佳作。

（作者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自述

《铁血壮歌》一书的问世，了却了我五十多年来的一桩心愿，也实现了我往日的决心。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我对自己的付出认为值得，对收获感到欣慰和满意。这是因为自己只有这么一丁点大的本事，况且这份迟来的收获却得之不易。

1964年秋初，我从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五军二一五师司令部继任作训参谋时，恰逢全军开展军事大比武。参加五十五军项目选拔赛前夕，我被选调到师“尖子”培训队担任步兵班进攻战术教员。一天，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师长程元（原国民党上将，长沙起义负责人，全国解放后湖南省首任省长程潜之子，黄埔军校毕业生）看完我的教学示范后问我是哪里人氏，什么学历，此前任过何种职务。我一一回答后，他带着赞誉的语气说，你们凤凰可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风景优美，文化底蕴丰厚。县城镇竿，城池虽小，但名气很大。这座苗疆山城独具特色，名扬中外，令人仰慕。你们凤凰人历来崇武，自古出精兵，尤其是具有“勇果名天下”之称的竿军，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唯一被载入史册的县级地方武装。这支土著部队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它是以县城镇竿城的竿字而取名的，官兵们历来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特别擅长打硬仗，打恶仗。他们历代领军人物，其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都懂兵法，通晓作战指挥艺术。自清朝军机大臣，湘军统帅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军以后，在中国的历史上便有了“无湘不成军”和“无竿不成湘”的说法，后面这句话中的竿字，指的就是竿军。这是因为湘军中的核心力量，中流砥柱就是竿军。他们在多年的征战中，以自己的勇武蛮悍和机智谋略战胜了诸多强敌，打出了竿军的特色和威风。远处不说，仅就抗日战争而言，从竿军中精选出来的新编一二八师

和暂编第五师、第六师在淞沪、浙东、南京、武汉、九江、湘赣、长沙、湘北、衡阳、常德、鄂西会战中都打得十分出色，令国军嫡系部队刮目相看。他们分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和国防部颁发的最佳战绩奖。尤其是新编一二八师在浙东嘉善独自阻敌一个加强军陆空立体进攻长达七昼夜之久，歼敌二千余人，创中国军队抗战之初师一级歼敌最高纪录。日本侵华南路军前线指挥官手冢省三惊呼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并被当时中外媒体誉为不可逾越的东方长城。长沙会战，暂编第五师又创竿军官兵两条腿赛过日军汽车轮子的历史奇迹。三个师的师长顾家齐、戴季韬、龙云飞都是精谋善战的悍将，战功卓著，就连国民党诸多战将都要高看他们三分。他们在民众中被誉为凤凰抗日三杰。更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里目不识丁的农民都懂得兵法和战争指挥艺术。清朝乾嘉年间苗民起义领袖石柳邓、吴八月、吴天半、龙六生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他们率领不足十万，装备十分低劣的义军，根据苗疆特殊的地形、民情、天候、气象，巧妙利用敌人的弱点，活用兵法，采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等多种战法，因敌变化，灵活机宜，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优击劣，出奇制胜等策略和战法，与五十余万装备精良的清朝官府军搏击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先后进行规模大小不一的战役和战斗多达三百余次。他们极会用兵，每次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并视情不断变化战法和战术手段，常常打得清王朝官府军死伤屡屡，溃不成军。然而，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义军孤立无援，寡不敌众，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清王朝反动统治阶级的打击却很大。起义失败后，幸存的义军领导人龙六生将残部化整为零，分散潜藏到民间，组成“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苗疆绿林军。这些分散潜藏的小股义军，犹如播撒在苗疆的星星之火，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演变成了一支扛起枪杆能打仗，放下枪杆能种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亦军亦民的土著武装。他们在苗首兼义军总指挥的领导和统帅下，长期坚持与清王朝黑暗统治势力作不懈的斗争，并极大地威胁着反动势力的统治地位，以至在后来的清史中才出现了湘西百年匪患的传说。抗日战争时期，从凤凰走出来的三个师，其兵员和战斗骨干大部分都是苗疆原义军官兵和竿军后裔。

我听了程元副师长这段精彩的讲述以后，对先人们用自己的勇武蛮悍和机智谋略为反对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和外来势力的侵略，驱敌荡寇，精忠报国所做出的贡献和光辉业绩油然而敬。我由此也同时想到，在这段历史长河

中，无论是竿军还是义军官兵势必创造了许许多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蕴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精彩故事。于是，我暗自下定决心，在自己文化水平能提升到搞文学创作的程度时，一定要把尘封已久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挖掘出来，用文学的形式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国内国外，军队地方，战场、官场、市场，忽南忽北，东奔西走，四处闯荡，整天忙忙碌碌，这样不知不觉一晃就过去了60年。退休了，也清闲了，有时间和条件去实现自己当初所定下的决心和愿望了。但搞文学创作又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我这个仅仅只摘去文盲帽子的文学创作门外汉来说，那就更难了。我是个性格倔犟者，对已经决定了的事绝不轻易更改和放弃，再难也要写，直至实现原定的决心和愿望为止。于是，我在细读深研《三国演义》《水浒传》古典名著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长篇军事小说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初步摸索到了一点文学创作的门路。随后，我便多次往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凤凰县档案馆查阅、摘录史料，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深入乡村、城镇实地考察和搜集民间对竿军和苗疆义军的典型人、典型事，以及种种传说和评话。在此基础上，我根据文学创作不同于写史记、志书、传记的区别和文学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内容情节既要合乎客观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又要创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感人艺术形象的要求。为此，我坚持以史实为依据，并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的原则，在不改变原型原貌的前提下，采取去粗取精，拾遗补缺，集散整合，浓缩提炼，借题塑造的办法，将史料和民间对竿军、义军的传说、评话融为一体，适当地加以扩展深化，这样，使小说的内容及其情节构成和发展变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贴近生活。写历史小说自然离不开史实，但文学创作又并非是历史的写照，它需要创造丰富多彩、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为此，我在创作中，为使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便以传说和评话中的龙亚宜等三个苗族酋长为原型塑造了苗王龙啸天；以顾家齐、戴季韬、龙云飞为原型塑造了竿军虎威师师长凤三杰；以新编一二八师和暂编第五师、第六师为原型塑造了竿军虎威师。书中的其他人物，有的是真实姓名，有的是真姓别名或字、号，有的是取多人的姓或名实施组合。在内容和情节的构成里，我对史实事件有的在原型原貌基础上进行着色加料、拓展塑造，这样，使事件的现场环境、面貌特点，特别是战争环境和战场景况显得更加复杂和变化无穷，厮杀场面的惨烈和残酷程度更加突出，也为书中的历故事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

我的文化程度和文学素质都不高，也没有什么能耐。《铁血壮歌》能够问世，完全是一些热心的良师益友共同关心、支持、帮助和鞭策促成的。2013年春天，一六三师侦察连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友们在湖南凤凰古城聚会时，也把我这个当年的师参谋长和军干部处长、时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龙颂江同志一起接去参加叙旧。叙谈中，龙颂江同志问我还在继续搞文学创作没有？我把1964年程元副师长对我说的话和我的想法告诉他以后，他表示支持，并愿意带我去州县两级档案馆查阅史料和陪同我去苗族地区搜集资料。随后，他给我送来了《一二八师血战嘉善》和《湘西读本》。在我写作感到素材不足时，凤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治平、凤凰县公安局原局长龙金福先后给我送来了《镇竿将军谱》《血沃武陵山》《边城竿军》等书籍和诸多文史资料供我写作学习和参考。这些史料使我开阔了思路，扩大了用材范围。初稿出来后，著名作家、文学编辑谢宗玉先生帮我逐章逐节、逐句逐字进行斟酌修改，使全书精炼了许多。

以上讲的是有关这本书的写作远因和近缘。至于书的内容和情节构成，是否反映出竿军和义军官兵往日那种波澜壮阔、威武雄壮、英勇善战、可歌可泣的战斗气势和光辉事迹，我不敢在此饶舌聒噪，只能由读者诸君浏览后自行作出判断了。但我十分清楚地知道，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低下，此书有如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一样，毛病势必要比正常健康的婴儿多得多。但木已成舟，只好请读者们多多海涵和原谅了。

最后，我还要为向本书写作和促成提供帮助的怀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霞、怀化市委副秘书长刘美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有平、文艺科长杨光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档案馆、凤凰县档案馆的领导和同志们，怀化市交通局刘低炉局长、黄跃卿副局长、怀化市交通质量安全管理处戴建军副处长、怀化市交通局罗丝以及我的孙女戴君怡文员等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戴伦喜

2018年元月6日

目 录

楔子 / 001

- 第一章 色税警作恶酿血案 蛰伏义军现身亮剑 / 006
- 第二章 苗王施计造声势 官府让步平事态 / 024
- 第三章 美女县城惩恶少 义军疆界御强敌 / 046
- 第四章 苗王义治红军伤员 陈九畴智劫军火船 / 067
- 第五章 两王联手战何键 红军借机反围剿 / 088
- 第六章 陈公子回乡完婚 龙氏姐妹入军校 / 104
- 第七章 苗王让道红军出湘北上 湘西王饮恨蛰伏伺变 / 126
- 第八章 三雄合兵组劲旅 湘西王颁布土政策 / 147
- 第九章 竿军东进赴战场 鹰犬跟踪暗找茬 / 164
- 第十章 虎威师抗登陆首战告捷 宁城民众捐资助军解难 / 182
- 第十一章 虎威师整军治傲气 国军嫡系仗势滋事 / 204
- 第十二章 神兵夜袭枫泾驿 奇侠虎穴毁路桥 / 224
- 第十三章 日军抢夺桥头堡 神兵妙弃枫泾驿 / 241
- 第十四章 陈团长巧布迷魂阵 日军名将中计落马 / 257
- 第十五章 睿智部长萧山取军火 蛮兵悍将血战七星台 / 273
- 第十六章 十二金钗肃特除奸 神兵奇侠再度亮剑 / 291
- 第十七章 名流慰问增斗志 奸雄祝捷起祸端 / 311
- 第十八章 单打独斗彰置英雄本色 南路御敌连战皆捷 / 330
- 第十九章 血战救友遭诬陷 凤师长法庭辩冤 / 352
- 第二十章 团结抗争重树竿军大旗 长沙会战再展虎威雄风 / 382
- 第二十一章 奸雄阴损挥屠刀 虎威师殒灭石门谷 / 403
- 第二十二章 举事泄露五壮士蒙难 诛奸究七侠报仇雪恨 / 426

尾声 / 454

目
录
★

001

楔子

在湖南西部与贵州东部、重庆南部交界之地武陵山区，有一个被古代封建王朝划为“三苗”之国的地域。这个东起沅陵、泸溪；南界于辰溪、麻阳；西至贵州铜仁、思南；北至重庆酉阳和湖南保靖、古丈等县地界边沿之西水河南岸；其经长约一百六十余公里，纬长约一百三十余公里，总面积约一千八百余平方公里的“三苗”之国，在清王朝乾隆年间被统治者及其官吏文人称之为“苗疆”。这个苗人王国，其境内到处是群峰连绵，重峦叠嶂的大山。一眼望去，既像锯齿，又像大海中的波涛。山中沟壑纵横，河溪交错。土山苍葱翠绿，梯田层层；石山奇峰异立，危崖穿空，绝壁断云，雄姿多彩；山中岩洞、矿洞较多，口径大小不一，深浅各异。疆域之中，既有连绵起伏的群峰，也有丘岗台地；既有湖泊水域，又有牧场草地；既有谷川盆地，也有溪畔河滩。层层梯田宛如鱼鳞，旱土熟地，斑斑点点，形似螺纹；山间小溪，堤堰似梯，白帘翻卷，流水淙淙，鱼翔浅底，飞鸟凌空；路边亭台，飞檐斗拱；名胜古迹，各具特色；山野奇景，令人神往。古时文人墨客曾用“峦烟瘴雨溪州路，河畔桃李花如雾”的诗句来描绘这里的环境特色和奇、险、美的景观特点。

在数不清的山洼里，坡背上，溪水边，林地旁，到处都点缀着如同繁星般的村庄。这些山村、苗寨大小不一，有几户，十几户的，也有几十上百户的。坪坝、盆地之中还有大型集镇圩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垦发不至的原因，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经济极不发达，人们生活非常艰苦，住宅极其简陋。民居建筑多为土坯、石墙、木质瓦屋，也有少量石板盖顶的蜗居和茅寮窝棚。小村、小寨无围墙护栏，大寨集镇四周高墙筑垒，碉楼耸立，城堡坚固，防御设施完善，易守难攻。疆域外沿的关隘垭口、咽喉要道筑有石墙、

石堡、屯兵工事，哨卡堡垒；疆域之中，碉楼、城堡、烽火台、瞭望台、石墙栏障、石堡等防御设施随处可见，有战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此地曾经是兵戈杀伐的古战场。由此可见，这里的人们守土保疆，拒侮御敌防范意识十分强烈，居安思危的战备观念也非常浓厚。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全是清一色的苗族“老倭”，他们自称为“仡熊”和“果熊”（苗语）。据传，他们的祖先是在晋朝时代被驱逐到这里来的。早在部落时代，他们是一个比较强盛的民族，俗称“三苗集团”，其酋长蚩尤是位英勇善战的猛士，曾率部战胜多个部落，并建都于黄河以北地区。轩辕时代，诸侯争霸，相互侵伐，有战神之称的蚩尤再度获胜。后来，黄帝与蚩尤为争夺霸主地位，双方决战于逐鹿。由于黄帝文武超群，智谋过人，仁慈善良，体恤民众，百姓拥戴，得道多助；蚩尤虽然英勇奇策，但其生性暴烈，时常鞭挞将臣，虐待士兵，戳杀百姓，军民恨之，无人相助，决战失利，终被黄帝所擒，并斩首暴尸于黎山脚下。从此，苗人遂服于汉王朝统治之下，但由于战争结下的怨仇无法弥合，苗民时常聚众闹事，反抗汉王朝的统治。当朝君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严厉镇压的基础上，派重兵强行将苗人驱逐于中原以外地区，苗人无法，只好南渡黄河，迁往汉水、洞庭流域。此时，苗人仍有实力与当朝对抗，时常聚众起事。于是当朝继续派重兵驱赶，致使苗人大部被遣散到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边远地区，其中一部分被赶进了武陵山区深处。当朝对被赶进武陵山深处的苗民，至此还不善罢甘休，限定他们只能在被划定的地域内生产生活。为加强对苗民的统治，当朝在被圈划的地域四周部署重兵，修建兵营和各种军事防御设施，设立军事指挥机构，以及对苗民统治的监管机构。被围困在这里的苗族人民，从此在这块荒野薄地之中建设家园，繁衍生息，用自己的双手在乱石荆棘之中开拓求生的每一寸土地，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父亲累断了腰，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汗，儿子从他那双干枯如柴的手中接过开垦工具，继续着前辈的事业。这样一代又一代，不知过去了多少年年岁岁，才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开垦出一片片鱼鳞般的梯田和一块一垅螺纹似的旱土熟地。这些梯田和山坡熟地是苗族人民用血汗浸泡而成的，田埂和堤坝是苗族人民用骨头堆砌起来的。

长期以来，苗族人民传统地像牛马一样，在自己用双手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无声无息、辛勤地劳动着，并以极其顽强的耐力，忍受着贫穷的折磨和统治阶级造成的屈辱而艰难地生活着。既是这样，还要遭受统治者及其官吏无端的歧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是清王朝，对苗民的欺压、迫

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苗疆”四周除继续增设兵力外，还在疆域之中修建城墙、碉楼、地堡、屯卡、哨台、驻兵镇守，录营兵弁遍布苗区。真可谓十里一哨，二十里一营盘。凡山有碉，凡湾有卡，凡寨有哨，凡哨有兵。官府为强化对苗民的统治，除在疆外疆内布设重兵外，还在苗族人聚居的地方设立了县、乡、保、甲四级监管体制，派流官直接管理苗人，并对各级流官一律实行责任制，而对责任的流官除保、甲两级外，全都是满人和汉人。

流官进入苗疆，官来兵至，民随官来，凡官兵驻地，委官留任，客民随之而居。委官任期越长，随居的客民就越来越多，苗民受压迫，受剥削就越重。官兵所驻之处，均为平阳肥沃之地。官兵每推进一步，随之而占苗地一片，苗民痛苦增加一层。满、汉官僚、地主、奸商、高利贷者、贩运者、军营卡哨官弁流入苗疆后，与当地土备苗官、富户、恶霸、痞棍相互勾结，用尽种种方式和手段剥夺、侵占苗民田地；奸商、刁民通过放高利贷、放客账、营账、谷账、贷账、断头账等借贷手段盘剥苗民，致使许多苗民在无偿还能力时，以田地抵债、妻女抵账。有的地方仅数年时间，田土、山林已被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奸商痞棍夺占倾尽，苗民生计断绝，走投无路。民穷盗起，官逼民反，到清朝中期，革屯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但清王朝对苗族人的反抗镇压也是极其凶残的。统治者为加强苗族反抗的惩治处罚，专门制定了残酷的重法刑律。即：一人犯事，全家遭殃，一家犯事，全村遭殃，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凡有反抗朝廷和宦官言论的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治罪；凡为首造反者，除对本人凌迟处死外，对其祖、父、子、孙、兄、弟、侄和伯、叔、堂兄、堂弟及三代男性一律斩首。首犯之母、妻、妾、姐、妹、女一律送于功臣和官家为奴，田地房屋，钱物财产一律没收充公入官；知情谋反不报者，除重罚惩处外，还要发配边疆，流放到三千里以外的边疆荒原服劳役；袭击、绑架满汉流官者一律斩首。在这种重法刑律的惩治下，每年被残害的苗民数以千计。贪官、污吏和刽子手们的凶残暴行激起了苗民强烈地不满和极大地愤慨，终于在乾隆六十年（即一七五九年），以苗族头领石柳邓为首的组织领导者发动了一场苗民反清的大起义，其燎原之势，遍及湘黔川鄂四省交界之地十余个县厅，万余个乡村，起义军多达三十余万人。他们杀贪官，斩污吏，灭军警，驱客民，收复疆土，夺回田地，废除戒苗条约和重法、税、费制。他们的义举行动，得到了四省周边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苗民起义之举，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乾隆皇帝

在惊惶之中，急调湖广总督福宁、云贵总督福安康、四川总督和琳等几员大将亲率 50 万大军前往围剿、镇压。起义军毫不示弱，坚决予以回击，舍命厮杀拼斗，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持续了长达 12 年之久，先后进行大小战役和战斗多达 330 余次，致使清军阵亡六万余人，轻重伤近 20 万人，耗资白银二千二百余万两。苗民起义军因武器装备低劣、粮草不济，加之战争力量悬殊，毫无外援，最后以失败而终结。腊尔山脚下贵鱼坡一战，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主帅石柳邓和苗王吴八月等不幸阵亡，余部在副帅龙六生的率领下化整为零，化军为民，逃往深山密林，保存了“义军”火种。后来，龙六生等人将被打散的将士又收拢重组起来，继续坚持斗争。从此，苗疆便出现了一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惩恶行善”的“绿林军”。然而，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吏却视其为“土匪”和“响马”，时常派重兵前往清剿，而重组起来的起义军，则充分利用武陵山区的特殊地形，特殊民情，特殊气象条件，采用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等多种形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击围剿之清军，并使其每每惨败而回。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官吏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将其说成是戡乱难治的“土匪窝”，任其生存和发展。至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流传了湘西有几百年的匪患之说。其实，这支“绿林军”即不是“土匪”，也不是“响马”，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打富济贫”的“绿林军”。他们有似宋代“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群体，官兵们极具正义感，爱憎恩怨非常分明，打击对象和救助目标十分明确，苗族人都把他们作百相奇人和自己崇拜的偶像，十分仰慕向往这支农民队伍。因此，在被官府恶人，地主富户，土豪劣绅，奸商刁民，兵痞流氓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法立足和生存时，只好跑去当“义军”，与同命运的兄弟们一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御敌抗侮，守土保疆，维护民族尊严。

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时间的推移，被逼上“梁山”的人越来越多，在生活遇到困难和猎取受到挫折以后，他们的头领们渐渐萌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发展、建造基地的想法，积极引导和组织官兵们开荒造田，垦山种植，开矿办厂，生产畅销物资，采用以物换物，用钱购买枪支弹药，多措并举建造基地，发展壮大队伍的想法，后来他们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往前走，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领导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年岁岁，才把这支只剩下不足百人的起义军小分队，在一百余年的艰苦磨砺中，逐渐发展壮大和演变成一支平时为民务农，战时从征杀敌的苗民土著部队。直至民国初期，苗疆发生的一次偶然重大流血事件，才迫使这支蛰居的土著

部队不得不现身亮剑，以致后来在反对民族歧视、反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反对外来势力侵略，尤其是在抗日救国斗争中，他们以其绝对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慷慨赴难的气度，勇武强悍，舍命拼杀、视死如归的铁血精神，高深的军事谋略，高超的作战技能和指挥艺术展示在世人面前。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打出了苗族人的气势和特色。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说他们是一支能攻善守的铁血之师，张治中将军说他们是倭寇的克星，薛岳将军说他们创造了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侵华日军名将手冢省三惊呼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兵。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支精忠报国，战功卓著的铁血之师，竟然被葬送在国民党一群奸雄的屠刀之下。

第一章

色税警作恶酿血案 蛰伏义军现身亮剑

暮春三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杂花生树。在这春气勃发，山花烂漫，万象更新之时，湘西苗族人民迎来了自己特有而又奇异的传统节日。这是他们古往今来为纪念祖先，喜庆新生，赞美生活，在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举行集会，激情狂欢。这天一大早，在“苗疆”远远就会听到柔情悠扬、清脆悦耳、激情奔放的美妙山歌。“三月三日飞情歌，歌声笑脸遍村落，苗疆三月春光好，满山鲜花满山歌。”这首优美动听的歌词是对湘西苗族人民集会庆祝三月三日传统佳节盛况和人们欢乐、喜悦、幸福情景的真实写照。这个传统佳节，既称“歌会”节，也叫“情人”节，古时既称“挑葱会”，又叫“跳月会”。其典故来历非常奇特，令人难以置信。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一年天降暴雨，连续数日，洪水泛滥，人烟灭绝，人间只幸存兄妹二人。这对同胞兄妹后来在神灵调理、造化和众动物的鼓惑和帮助下，于次年农历三月三日喜庆成婚，以至繁衍了后来的人类。世人为了纪念这对兄妹，古往今来，每年三月三日这天，苗家人都要煮彩饭拌腊肉祭祀这对先祖，苗族青年男女都聚集在自己住地村边、地头对歌、跳舞，庆祝先人给子子孙孙带来的欢乐与幸福。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化，逐渐演变成男女对歌恋情，杂坐挑选，欢饮谑浪，甚至乘夜相悦，纵情狂欢的传统节日。再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化，为给苗族青年男女对歌跳舞传情，相悦狂欢创造条件，于是就将场地设置在圩镇场外的山坡上，以赶场的形式聚会庆祝狂欢，所以又叫赶边边场。这天，人们在绚丽的阳光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身着节日盛装，互相邀约，成群结队，约定到歌场上，参加听歌、对歌、跳舞、观舞，尽情欢乐。歌场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对歌以未婚青年